

借女冲喜

1719.9

151

基藏

戲曲故事

借女冲喜

李枚改編

胡嫣然繪圖

（上海文化出版社）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根據江西省文化局鼓改會同名贛劇改編。寫白員外的女兒和地主趙太太的兒子訂了婚，兩人都生得非常丑陋，但都希望自己有一個漂亮的配偶。趙太太為了要看看媳婦究竟是美是丑，假托兒子有病，要媳婦來沖喜。白家恐被趙家看出女兒的丑陋，便借了篛工姚祥的女兒菊英去代替，並聲言要去相親。趙家也怕對方發現自己的缺點，只得也叫長工卞福暫代新郎。不料卞福和菊英原系未婚夫婦，得婢女翠香暗中幫助，居然弄假成真。事情鬧穿後，雙方告到縣衙，縣官本與白家不和，乘機報復，便判令“窮配窮，有配有。”於是卞福和菊英配成一對，而兩個丑人也只好結為夫婦了。

戲曲故事

借女沖喜

李枚改編

胡嫣然繪圖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

工商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耗 1/36 印張：1 1/18 字數：20,000

1956年10月第1版195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0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308

定價(5) 0.12元

前 記

一九五五年的夏天，江西省贛劇團到上海來演出，好戲自然很多，但其中有一出喜劇“借女沖喜”，尤為各方面所喜愛。他們走后，上海有不少劇團移植了，上演了這出戲。這本戲曲故事的寫成，也可以說是一股支流吧。

“借女沖喜”的內容是嘲笑兩個封建家庭——白員外和趙太太挖空心思，想為自己的丑兒丑女攀上一門好親事。結果窮人的智慧勝過了他們（主要是丫頭翠香的隨機應變），使得他們的希望落了空。故事是很簡單的，戲之所以能夠吸引人，是因為演員表演藝術的精湛。

把戲劇改編為故事，困難便發生在這裡。我的一支筆，無論如何不及演員的表演藝術。雖然我在敘述故事的時候，是結合了表演來落筆的，但成績恐怕還是很差，因此這出戲的喜劇風格也不能在這本故事中很好地表達出來，這是應該引以為歉的。

目 次

- 一 一对未婚的夫妻..... 1
- 二 一个最爱盤算的人..... 6
- 三 設法阻撓他們的計劃..... 9
- 四 “包你沒有差錯”..... 14
- 五 找人代一代..... 16
- 六 相親的日子..... 19
- 七 “真是現世報!”..... 25
- 八 “窮配窮,有配有”..... 32

去砍了一担柴，回來后叫菊英燙了一壺黃酒，一個人自斟自酌，三杯下肚，不覺將心事勾起，便問菊英道：“你表哥來拜過年沒有？”

菊英手上正縫制着那件未完成的嫁衣，睹物思情，心中也在惦記卞福的動靜。不過她不愿意被父親看出來，所以裝作毫不在意地說：“隨他愛來不來呢！”說時還將兩道彎彎的眉毛向上一挑。

姚祥笑笑，呷了一口酒，象是打趣，又象是一本正經地說：“拜年不拜年倒是小事。我愁的是你們的婚事老是这样耽誤下去……”

“爹！你……”菊英連忙將父親的話截住。

忽然有人敲門，菊英問了一聲“誰？”並沒有等對方回答，就去開門。

“表妹。”來客不是別人，正是卞福。

“表哥。”菊英的聲音輕微得只有她自己才能聽見。

“是卞福么，快些進來。”姚祥看見了，在喊他。接着就埋怨菊英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讓你表哥站在門外頭！”

卞福走進來，請過安，姚祥就叫他在桌子的這一邊坐下。又叫菊英添了一付杯筷。翁婿兩個，邊吃邊談。

“卞福，日子選定了沒有？也該把你表妹接過去了，省得她老是纏我。”姚祥說着望了菊英一眼。她只當不聽見，自顧自做她的針綫。却暗暗地凝住神，等待卞福的回答。

誰想卞福把筷子一放，嘆息道：“姨父，你老人家不知道

这趙家的厉害。我好不容易省吃儉用，積了一点錢，昨天拿去还債，不料趙家太太叫賬房一算，說我还欠十兩銀子的利錢，如果付不出，就要我去做一年長工。”

姚祥一怔，忙問：“一年之后呢？”

“他說，一年長工做滿，字据退还，欠債一筆勾銷。我爭不过他們，只好答应。看情形，表妹的婚事恐怕又要推后了。”

这是沒有办法的。姚祥心里十分清楚，也很难过，但这时候，却不能不找几句话來安慰安慰这两个年青人：

“既然如此，你也不必难过。反正多的日子都等了，还在乎这一年？好在你們的年紀都不大，明春結婚也不算迟。哦，我忘記問你，哪一天去上工呢？”

“就是明天，所以今天特來向姨父辞行。”

姚祥笑道：“好，你向我辞行，我为你送行。”又轉向菊英道：“傻丫头，你呆在那里做什么，还不过來替你表哥斟酒。”

可是大家的兴致都打了个大大的折扣，沒有一个人开口，心底仿佛压着一塊石头。

幸虧來了一个人，改变了这个局面。

这人是姚家从前的鄰居，也是菊英要好的姊妹，名叫翠香。她十二、三歲的时候賣給白家做丫头，服侍白小姐。到現在也有四、五年了。因为聪明伶俐，倒是很得主人的欢心。白小姐更是一步也不能离开她。今天，她替白小姐出

來買東西，順便看看菊英。

姚祥、菊英都十分歡迎，可是卞福顯得有點不大自在。因為這個姑娘能說會道，一句也不饒人，他是領教過的。

翠香進門，目光首先掃着卞福。她曉得他很怕難為情，但翠香的興趣，就是要他這樣。

“卞表哥，你也在这里，太好了。几時請我吃喜酒啊！”

真有效驗，卞福的臉馬上就紅到了耳朵根。嘴里只是唧呀唧的。

姚祥來解圍了。他將卞福的實際困難告訴翠香。

翠香道：“一年，這不算什麼。好姻緣不怕折磨多。只有他們有錢的人家，千揀萬揀，揀一個費油的燈盞。”

她這一說，把菊英、姚祥、卞福都引得笑起來。菊英走到翠香的身邊，捏捏她的面頰道：“我就巴望你揀個費油的燈盞。”

翠香道：“哈哈，我不擦你，你倒擦起我來了，要不是看在姚伯伯的面上，怕我不說出好听的來呢！”

說笑了一陣，姚祥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，喝了几杯酒，身子有點困倦，要進去歇息。卞福也表示要走。姚祥道：“你忙什麼，等一會讓你表妹送送你。”

姚祥才走到里面，翠香就向卞福開火：

“卞表哥，我們又不是外人，何必來這一手。你嫌我打你們的岔，尽管明說。君子有成人之美，何況我跟菊英是要好的姊妹。”

菊英故意地說：“那個和你要好！”

翠香也故意地說：“可了不得，你也討厭我，那我更坐不住了。不過你別忘了姚伯伯關照的，送一送卞表哥。嘿嘿，表妹送表哥，話兒不怕多，耳朵裝不下，籬担里挑一籬。”

菊英想過來打翠香，可是翠香不等她走近，就朝門外一溜，連笑帶奔地跑掉了。菊英望着她的背影，並不氣惱地罵了兩聲“鬼丫頭。”

現在，屋子裡只剩下菊英和卞福了。兩個人都有千言萬語，但誰也不好意思先開口。

“我……我是真的要走了。”卞福終算擠出了這一句話。

“你不再坐一會么？”

“不坐了，回去還要收拾收拾，明天一早去上工。”

“好，那你等一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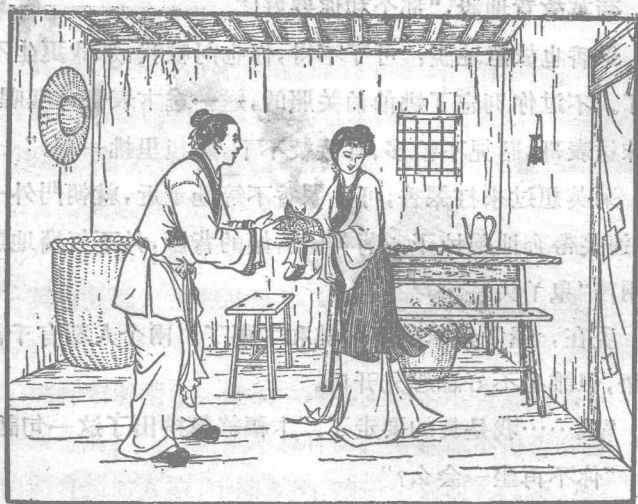
菊英從裡面取出一個包袱，交給卞福。打開一看，是一件夾襖和一雙鞋子。夾襖和鞋子都是一種料子，一種顏色。

“這……”卞福感到手裡捧着的不是夾襖和鞋子，而是菊英的一顆火熱的心。

“這是我做的，你穿穿看，大小合不合。”

“不要穿了，一定合的。”卞福將包袱包好，往身上一背，在胸前打了個結，腳步慢慢地向外移動，菊英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，就這樣來到了村子口。

“表哥，明年的春天，你……”菊英覺得喉嚨口仿佛被一樣什麼東西哽住，她隨手摘下路旁的一朵野花。



菊英从里面取出一个包袱交给卞福

“是啊，明年的春天，我欠赵家的债就可以还清了。”

卞福的回答是简单的，但菊英能理解它的含义。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，眼睛注视着在田埂上越走越远的卞福，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她的手上，手上的野花一瓣一瓣地落在地上。

二 一个最爱盘算的人

卞福的主人赵太太，自从丈夫死后，就独自挑起了管理全家内外一切事务的担子。虽说底下人是那么多，并不要她亲自去做，但是，就这样动动嘴，挥挥手，也使她感到怪吃

力的。何況她又是一個最愛盤算的人，單是放出去的高利貸，催討結賬，就够她操心。

趙太太有一個兒子，名叫趙克勝，今年十八歲了，為人說痴不痴。他出生以來，只懂得三件事情：一是吃飯，二是賭錢，三是看見了漂亮的女人，就做出種種的丑態。

尽管趙克勝是這麼一種材料，但對趙太太來說，還是當它無價之寶，所欠缺的只是加工琢磨的功夫。再退一步說，兒子即使不能成器，憑家里有這許多的田地財產，也够他吃一輩子的了。為今之計，倒是要趕快給他娶一房媳婦，來照應照應他，同時也服侍服侍自己。

誰家的小姐肯結這門親事呢？定是定了一個，就是白員外的女兒白小姐。

當初，媒人前來說親的時候，形容得這位白小姐的美麗，是天上少有，人間無雙的。而且，性情溫和，聰明能干，也是一百個姑娘中選不出一個來的。還有一樣最最重要的是：女家也很有錢。據說，白員外曾經許下諾言：如果有人肯娶他的女兒做妻子，他情願將家財分出一半，作為陪嫁。現在，趙家的少爺既然願意，不用說，這一份丰厚的陪嫁也要歸趙家所有了。因此，在下聘的那天，趙太太忙上忙下，特別興奮，主要的原因恐怕還在這里。

可是，任何事情往往是不能盡如人意的。日子隔了沒有多久，趙太太偶然聽人談起那位白小姐，不但奇丑，而且很凶，不時地打爹罵娘，是個有名的潑辣貨。趙太太起初自

然不相信，後來又接連問了几个熟悉白家的人，他們的回答，都与媒人所說的相反。这一下，趙太太可不能不重新考慮了，是退親呢，还是不退？不退吧，象这样的一个媳妇，誰家受得了！她能在自己的家里打爹罵娘，过了門，就有可能打丈夫，罵婆婆。退吧，到手的一笔家当眼看着白白地丟掉。再說，耳听是虛，眼見是實。或許是別人家也想攀白家这門親，故意造謠中傷，拆散兩家婚約，好讓他們称心如意。这一点，是應該估計到的。

趙太太左思右想，仍旧拿不定主意。命人將兒子喊來商量商量，不想趙克勝一走到母親跟前，就大吵大鬧，逼着母親替他另外娶一房好的，原來他也听到有关白小姐的一些傳言了。

費了半天的口舌，趙太太講的一番道理，才被趙克勝接受。但是他又逼着趙太太立刻想个办法，來証實一下白小姐到底長得怎样。他說：“再要讓兒子一个人这样冷冷清清的挨下去，可要病倒了。”

他提起一个“病”字，触动了趙太太的灵机，連声地說：“有了，有了！”

“什么有了？”趙克勝覺得莫名其妙。

趙太太說：“倒不如假称我兒有病，暫且將媳妇接來冲喜。是好的，即日成親；不好的，就說日子不吉利，打發她回去，日后再去退親。”

趙克勝大喜。于是趙太太关照眼房先生，依着她的意

思，寫了一封信，差人送到白家。

三 設法阻撓他們的計劃

這一边，趙家由于打聽到媳婦的丑陋凶悍而弄得六神不安；那一边，白家也因为了解到女婿趙克勝的相貌既难看、行為又荒唐，心里更是亂七八糟。白員外埋怨白安人，說：“我本來不答應這門親事的，都是你一個人作的主。”白安人听了不服，反駁白員外道：“事情弄到這個地步，你倒想賴得干乾淨淨，當初如果不是你貪圖趙家有錢，我才不肯將我的女兒嫁給這種人家呢！”



白小姐噙着大淚跑到父母面前來了

他們兩個人，你怪我，我怨你，爭論得沒有了結。忽然，白小姐嚎啕大哭地跑到父母面前來了。

她捶胸頓足地說：“天哪！我前世里造了什麼孽，遇見了這樣的爹娘，替我選了一個丑八怪的丈夫。我是不嫁的喇！我是不嫁的喇！……”

白員外和白安人見女兒這種樣子，真是又氣、又怕、又疼，不曉得用什麼言語來對付她才好。還是翠香在旁邊插嘴說：“小姐，旁人的閑言閑語，不好當真的。”一句話提醒了白安人，接下去說：“翠香的話說對了。姑爺到底是個跛子，還是個瞎子，我們又沒有親眼看見過，為什麼要聽人家的胡說八道呢！好女兒，你不要再哭了吧！”

白小姐被這樣一哄，揩揩眼淚，哭聲也低了下去。

這時，老家人送上一封信。

白員外拆開來，一面理胡子，一面看着，看着，忽然皺起眉頭，不住地咕嚕：“糟糕！糟糕！”

白安人問是什麼事情糟糕。白員外說：“趙家來信，說姑爺有病，要接女兒過門沖喜。”

白小姐聽見要接她過門，也不考慮到下面還有“沖喜”二個字，便吩咐翠香打轎子，馬上就要前去。等到白員外解釋明白。她還說：“這有什麼關係，沖喜就沖喜。沖好了，我就是他家的少奶奶；沖死了，我坐原轎子回來，不就完了。”

白員外嘆氣道：“哎！哪有这样容易。沖死了，你要在他家守一輩子的寡，沖好了，又怕姑爺真的是相貌丑陋，豈不

誤了你的終身。”

白小姐道：“那我就不去冲喜。你替我另外找一头親事。”

白員外道：“怎能不去。我們白家乃是体面人家。再說，你也不拿鏡子照一照自己，丑得远近都出名了，除了趙家，還有哪个肯要你！”

白小姐虽然有些瘋傻，但父親的諷刺，她是完全懂得的。頓時臉一紅，又發作起來：

“天哪！別人說我丑，倒也罷了，如今連自己的父親也說起我來，这个日子叫我怎么过得下去啊！……”

白安人急得連連地怪丈夫：“虧你还是个父親，不替女兒想个办法，反而惹她生气。”

白員外將趙家的那封信朝妻子怀里一捧，說：“你有办法，你來想好了。”

事情的确难办。白安人看看女兒那張七歪八裂的臉，又看看这封信，便不再跟丈夫爭執。

屋子里有一陣子的寂靜，間或有一种“呼哧呼哧”的聲音，那是白小姐在擤鼻涕。

究竟是白安人，也难怪白員外對她有些懼怯。真所謂“眉头一皺，計上心來”。

她向白員外建議，何不借別人家的女孩子來代替女兒前去冲喜。冲好了，把那个女孩子接回來，換女兒去拜堂；冲死了，反正倒霉的是別人，自己的女兒还是好好的在家